

2020年9月23日至28日,10月9日至14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河西宝卷田野调查活动”分两个阶段,组团前往甘肃武威、金昌、嘉峪关、酒泉、张掖,考察“河西宝卷”的传承和文本收藏、传抄现状,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甘肃宝卷卷》的编辑出版提供田野参考。本人有幸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其事,走进家乡“宝卷文化”的宝库河西走廊,尽管沧桑巨变,这一文化仍以顽强的生命力进行着活态传承。

甘肃——宝卷文化传承的宝地

2006年,甘肃“河西宝卷”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许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十多年过去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这一流传千年的文化,像祁连山的雪水一样,仍然滋润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的心。在这次宝卷文化考察中,我们采访了众多宝卷传承人,在武威至张掖,张掖至酒泉,嘉峪关的广袤土地上,绿洲隐藏着村庄,宝卷的吟唱像涓涓溪水静静流淌。在每一位传承人的家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的宝卷文本收藏。在张掖甘州区花寨乡花寨村“宝卷传承世家”代兴位家中,就收藏有上百种宝卷文本。代兴位是国家级“河西宝卷”的代表性传承人,至今已传至四代。他的儿子代继生是省级宝卷代表性传承人。像他这样的传承人,在河西走廊星罗棋布,覆盖面很广。在甘肃的洮河流域,陇南地区也有宝卷传承。仅甘肃岷县地区,目前发现的宝卷文本就有几百部。如此看来,甘肃全境从南到北,宝卷传承不仅历史悠久,覆盖面广,而且活态传承,延续至今。由此认定甘肃是宝卷文化传承的宝地,并不为过。

关于宝卷文化的传承人

这次考察,我们访问了不少“河西宝卷”代表性传承人。如武威的李作柄、李卫善、赵旭峰,金昌的范积忠,嘉峪关市李义广,酒泉市郑会,张掖的代兴位、代继生等。在各地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当地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官员介绍和传承人的发言,大家普遍谈到宝卷文化的传承和传承人危机问题。在传承人问题上,长期以来有一个误区,即各地重视国家级、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而忽视了非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群体在传承中的作用。其实,“河西宝卷”是不乏传承人的。在宝卷传承过程中,代表性传承人和非代表性传承人形成一个传承群体,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许多传承人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问题。比如武威地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作柄,他的儿子李卫善最初是以非代表性传承人出现的,后来李卫善成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样,张掖地区“河西宝卷”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是代兴位,他的儿子代继生受其影响,由非代表性传承人成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实际上,在宝卷演唱中,那些“接佛”的人,也都是非代表性传承人。也许有一天,这些热衷于宝卷文化的听众中,也会涌现出新的传承人。这符合联合国科教卫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关于传承人和传承群体的规定。所以不能把眼光只盯在代表性传承人身上,而忽视了参与宝卷传承的非代表性传承人和包括听众在内的传承群体。避免传承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关注代表性传承人同时,还关注传承群体,创造良好的传承生态环境。

这次考察中我们还看到了宝卷文化的网络传播方式,另外还有宝卷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也参与到宝卷文化的创作、传承中来,如张掖地区以任积泉为代表的宝卷研究者,参与了《战痘神宝卷》的创作和念唱,这对规范宝卷的创作和传播是有意义的。

关于宝卷文本的编辑出版

此次“河西宝卷”田野考察的目的,一是宣传《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作,二是通过田野考察摸清“河西宝卷”的传承历史与现状,为编辑《大系》说唱类《甘肃宝卷》的编辑出版探索经验。这次考察中看到,“河西宝卷”的民间蕴藏量是十分丰富的。有学者考证,甘肃全省不带重复的卷本有200多部,大部分是传统题材。宝卷文化是信仰的产物,信仰是宝卷文化的灵魂。既然“河西宝卷”2006年已经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名录是经过专家考察认定,又是国务院颁布的,同时它受到已经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保护,所以在入选《大系》时,不应该再过多地人为设置禁区。比如劝善、尽孝一类的宝卷,虽然有“因果报应”等情节,不应该在禁收的范围之内。还有神佛一类的信仰宝卷,如何处理,也值得认真思考。总之,不能一方面拨乱反正,打破禁区,另一方面又在人为设置禁区。

关于宝卷文本的编辑出版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流传在民间的文本,特别是手抄本很不规范,念唱的随意性很大,许多念唱中特定的曲牌、曲调被念唱者忽略,更没有在文本中标明,需要在编辑过程中细加区别,加以标明。因为曲牌、曲调是和宝卷内容紧密相关的,是用来表情达意的。其次,从方言的角度讲,河西宝卷的念唱使用的语言是北方方言。但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传承人念唱,加入当地的土语,这无疑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不便。所以将来编辑出版时,要对土语加以注释,最好有一个方言土语词典,作为“附录”,供读者检阅参考。其三,宝卷中出现的历史、地方典故,特殊的人名、地名、风物特点、风俗习惯,也应该加以详细注释。《甘肃宝卷》的出版,不仅面向甘肃读者,而且面向全国读者和研究者,注释是不可或缺的。

方步和在《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中根据题材将河西宝卷分为佛教宝卷和非佛教宝卷两大类,又将非佛教宝卷分为神话传说、历史民间故事宝卷和寓言宝卷。单纯根据题材对河西宝卷进行分类不能突出其“劝善”的内容主旨,故我们尝试将题材和思想内容相结合对河西宝卷进行如下分类:首先按照是否宗教题材将河西宝卷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两大类,每一类下再根据其文学特性分为非文学故事宝卷和文学故事宝卷;然后按内容主旨对文学故事宝卷进行详细分类,将宗教宝卷中的文学故事宝卷分为神道故事宝卷和修行故事宝卷,将民间宝卷中的文学故事宝卷分为家庭伦理道德故事宝卷和忠义故事宝卷,家庭伦理道德故事宝卷和忠义故事宝卷还可以分为更小的类别。

宗教宝卷

宗教宝卷中演绎宗教经典和宣讲教义的宝卷属于非文学故事宝卷。这类宝卷在河西走廊留存的有《无生老母临凡普度众生宝卷》《无生老母救世血书宝卷》《达摩宝卷》《还乡宝卷》《十二圆觉》《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等,数量较少。

宗教宝卷中文学故事宝卷比非文学故事宝卷稍多一些,分为神道故事宝卷和修行故事宝卷两类。

(一)神道故事宝卷

神道故事宝卷一般讲唱各种神道修炼成佛、成仙、成神的故事或济民解厄、惩恶扬善的故事。河西走廊现存的这类宝卷有讲唱佛菩萨故事的《目连救母幽冥宝卷》《目连三世宝卷》《香山宝卷》;讲唱仙姑在合黎山修行,功德圆满后扶危救困、惩治邪恶故事的《仙姑宝卷》;讲唱八洞神仙修行成仙故事的《洞宾买药宝卷》《湘子宝卷》《何仙姑宝卷》以及写灶君在昆仑山火石上修道成真,玉帝命其执掌人间烟火,稽查各家善恶故事的《灶君宝卷》。

(二)修行故事宝卷

神道故事宝卷中《目连宝卷》《香山宝卷》《湘子宝卷》《何仙姑宝卷》中的目连、妙善公主、韩湘子、何仙姑都是经过修行成为某种神道的,也算



修行故事。此处所说的修行故事指的是普通人物修行的故事。河西宝卷中普通妇女修行故事宝卷有《黄氏女宝卷》《贫和尚出家宝卷》。此外,《岳山宝卷》是男性修行的故事。

民间宝卷

河西走廊民间宝卷中的劝世文和“小宝卷”是非文学故事宝卷,这类宝卷比较少,民间宝卷绝大多数是文学故事宝卷。受儒家传统文化和佛教行善积德思想的影响,河西宝卷主要说唱忠孝故事。因此,我们把民间宝卷中的文学故事宝卷分为两大类,即家庭伦理道德故事宝卷和忠义故事宝卷。

(一)家庭伦理道德故事宝卷

家庭伦理道德故事宝卷的主题是宣扬家庭和睦、和谐,其核心是“子孝父心宽,妻贤夫祸少”。根据不同的伦理关系,河西宝卷中讲唱家庭伦理道德的故事又可细分为孝道故事、继母狠故事、婶母狠故事、婆母狠故事、夫妻关系故事、兄弟关系故事、爱情婚姻故事和悔婚故事等。

1.孝道故事宝卷

河西宝卷中也有婶母虐待、谋害侄子的故事,如《白虎宝卷》等。

河西宝卷与明清说唱文学关系琐议

——以《薛仁贵征东宝卷》为例

□孙宏亮

在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发展流变中,宝卷与词话、鼓词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宝卷源于唐代俗讲,宋元之后,随着民间教派的形成和发展,“念卷”成为一种在民间信仰仪式活动中的演唱行为。词话和鼓词起源于“瞽人诵诗”传统,从宋代陶真演变而来,分别流行于元明和清代,通常由盲艺人演唱,是他们“以见衣食”的手段。清代民间宝卷受到词话、鼓词的影响,开始吸收和改编传统故事书目,出现了大量俗文学宝卷,极大地丰富了宝卷的内容,促进了宝卷艺术形式的发展。

2020年9月23—28日,笔者参加“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河西宝卷田野调查活动”,目睹了数十种俗文学宝卷。它们不仅印证了车锡伦先生“北方宝卷从一开始便改编明代的说唱词话、鼓词”的观点,也为探寻宝卷与传统说唱文学的关系提供了资料。缘此,本文以《薛仁贵征东宝卷》为例,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

——

《薛仁贵征东宝卷》,又名《薛礼征东宝卷》。《中国宝卷总目》第1389条据方步和、段平著录3种,分别为:(1)刘劝善编,甘肃山丹县1967年抄本;(2)甘肃张掖1981年朱兴荣抄本;(3)新抄本。这3种抄本都出自河西,目前在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有同题宝卷。本文所引《薛仁贵征东宝卷》,见张旭主编《山丹宝卷》(下册)。

卷本叙唐太宗夜梦贤臣,适东辽建庄王反,遂封尉迟恭为元帅,徐茂公为军师,御驾征辽。烽州龙门县薛仁贵授官,张士贵嫉之,命居火头军。仁贵摆龙门阵、献瞒天过海计,破黑风关、东海岸,思卿(乡)岭收李庆先等四将,三箭定天山,收凤凰城、汗马城,其功皆被张士贵媚而宗贤冒充。太宗欲游凤凰山,马三宝探山遇害,尉迟恭报仇被擒,路遇薛仁贵劫囚车搭救。此后太宗君臣被困凤凰山,盖苏文飞斩段知贤、殷开山、刘鸿基三老将及二十七位总兵。驸马薛万国营搬兵,遭张士贵父子谋害。薛仁贵大战盖苏文,破其飞刀;又得李靖之助,破苏文妻梅月英法宝。尉迟恭赏军,私访白袍,见仁贵月夜表功,乃知实情。卷本至此终,未云“问后事你再听下集分解”。

在文本形式上,《薛仁贵征东宝卷》延续了河西宝卷新抄本的特点,由开场偈和正文两部分构成。开场偈如下:

忠孝宝卷才展开,善男信女听心怀。
自从盘古开天地,天地生人多不齐。
善的善来恶的恶,贤的贤来愚的愚。
恶人常把善人害,善人常受恶人灾。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迟或来早。
善男信女用心听,忠孝仁义记心中。
善恶到头有天定,远在儿孙近在身。

正文结构一般为白文散说,五、七言诗赞,七言或“攒十字”唱段。

例如:(1)却说仁贵得了黑风关,张士贵心中大喜,吩咐人马在黑风关宿了一夜。次日天明,又叫仁贵攻打东海岸。仁贵得令,与众兄弟用饭已毕,带兵前行四十里,来到关下讨战。正是诗曰:

(2)黑风关上杀大将,东海岸前显威风。

(3)薛仁贵来到了东海岸前,惊动了守关的弟兄三人。

彭铁儿为主将总管三兵,彭铁豹、彭铁彪同守此城。

他三人听的说忙传将令,提兵器跨战马领兵出城。

……

其中,最稳定的是(1)白文散说都由“却说”开始,结尾处用“正是诗曰”引出(2)五、七言诗赞。正文有些部分省略了(2),只保留(1)和(3),二者之间用“正是”简单过渡。例如:

(1)却说敬德进了凤凰城走入御营……太宗听言,龙心大喜,只见三军齐整,众将保着太宗前去游山玩景。正是:

(3)龙心一动玩山景,总兵团公命不存。

自古生死有天定,岂能由人半毫分。

……

这种(1)(2)(3)或(1)(3)的结构,是北方民间宝卷说唱传统的习惯性保留。“在白文散说(1)和十字句或七字句唱词(3)之间加入两句(或四句)五言(或七言)的诗赞,并不会拖延故事情节,相反,用得好了,确实有承上启下、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鼓词中也有类似的(1)(2)(3)的形式。”这也间接说明,《薛仁贵征东宝卷》文本形式受到北方鼓词的影响,很可能是据鼓词改编而来的。

在小曲的使用上,《薛仁贵征东宝卷》显得十分分节制,只在马三宝探山,被盖贤谋将四肢砍掉后,插唱(浪淘沙)“哭五更”。此外,唐太宗哭祭三员老将和二十七员总兵的唱段,用[海海落调],保留了河西宝卷的传统作风。

二

现存最早讲述薛仁贵征东故事的说唱文学作品,是明成化词话《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从时间上来说,北方民间宝卷与民间文艺形式交互影响,改编词话、鼓词,出现大量讲述英雄传奇故事的宝卷,始于清康熙之后。从地理空间上说,《明成化说唱词话从刊》(13种)1960年代末出土于上海嘉定的一处明代墓穴中,墓主宣祀生前做过西安府同知,同时出土的《全相葛哥行孝义传》新嘉的封面公文纸上盖有三原县官印和“西安府同知”“成化拾叁年拾月初七日”等字。由此推断,这些词话作品应为宣祀生前所有,当时已流传陕西。这无疑拉近了“明成化说唱词话”与北方民间说唱文学的距离。

车锡伦先生在论及北方民间宝卷受词话、鼓词的影响时,曾列举《侯美英反朝宝卷》《五女兴唐宝卷》《薛仁贵征东宝卷》等,并指出这一现象在近现代河西民间宝卷中尤其突出。不过,考虑到薛仁贵征东故事具有多种民间艺术表演形式,明代词话之后还有清代词话、凉州贤孝、陕北说书等,我们并不能断定《薛仁贵征东宝卷》改编自何种形式,只能通过文本的细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在形式方面,最能说明《薛仁贵征东宝卷》改编词话、鼓词的是卷本(2)之前标有“诗曰”二字,这并非宝卷原有的,而是词话和鼓词的特点。尚丽新、车锡伦在《北方民间宝卷研究》中谈到,“宝卷的诗赞前是不标‘诗曰’的,而鼓词则是标注的。”此外,明成化词话《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中,也有4处标有“诗曰”,分别出现在“房玄龄、杜如晦谏帝征辽东”“段士志贤与巴家五将厮杀”“薛仁贵淤泥河救驾”“薛仁贵与葛苏文交战”的唱段之后,起到很好的渲染作用。

“三三四”结构的十字句是宝卷常用的句式。

这种句式始见于元杂剧中的诗赞唱词,例如马致远《岳阳楼》杂剧第三折“正末(扮吕洞宾)愚鼓简子上”的一段唱词,明代杨慎《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明确地将“三三四”结构的十字句称为“攒十字”。以此推论,宝卷“三三四”结构的十字句很可能也是从民间戏曲借鉴而来的。明成化词话《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的十字句唱段前标有“攒十字”,结构与宝卷相同。例如“秦王排总管”一段:

唐天子,坐金銮,蟠龙交椅;
两边排,飞虎将,护国忠臣。
头员将,徐茂公,淮阳居住;
晚阴阳,知祸福,别辨风云。

相比较而言,鼓词对宝卷的影响更为显著。《薛仁贵征东宝卷》文辞与《征东全传鼓词》有相似之处,但在改编时也做了较多调整,并非照搬鼓词。

三

在故事内容方面,《薛仁贵征东宝卷》与词话、鼓词大致相同,但情节详略各有差异。尤其是明成化词话《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指出:“仁贵随唐太宗征辽和三箭定天山故事被后世小说家津津乐道。元代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基本上根据这些史实来敷演……而这次跨海征东的词语,比较晚出,开端数行文字,几乎和《事略》完全相同,看来它可能是根据《事略》来改编的。”从现存刊本看,《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并非完本,而是较接近民间书场的“提纲本”。除开篇外,散文的叙述多不连贯,几乎由特定情节的唱段联缀而成。但从结尾处“薛仁贵告御状”的“攒十字”唱段中,我们仍可窥知这个词语完整的内容。

《薛仁贵征东宝卷》《征东全传鼓词》在词话《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的基础上,都做了较大幅度的增写。在故事情节方面,《薛仁贵征东宝卷》与《征东全传鼓词》基本相同,尤其是“仁贵探地穴”“思卿(乡)岭收李庆先等四将”“三箭定天山”“破凤凰城”“计破汗马城”“白袍救尉迟恭”“凤凰山救驾”等情节,宝卷与鼓词几乎看不出差异。宝卷“思乡岭”作“思卿岭”、“马三保”作“马三宝”、“盖贤谋”作“盖贤臣”,很可能是抄卷者的笔误,这也正说明宝卷受鼓词影响,据鼓词改编而来。不过,由于受到宝卷“照本宣科”的宣卷方式和信仰教化模式的影响,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上,宝卷较为简略,较少铺陈渲染。例如“仁贵探地穴”,宝卷中写道:

那日,张士贵奉旨向登州而来,一路上千方百计要害薛仁贵。碰见一个地穴,便叫仁贵进去探查。仁贵进了地穴,有九天玄女娘娘赐了震天弓、穿云箭、白虎鞭、无字天书等宝贝。

《征东全传鼓词》则用了较长篇幅叙述薛仁贵放青龙、得一龙二虎九牛之力、九天玄女娘娘赐宝。此外,词话和鼓词中“唐太宗探病”“柳氏嘱咐夫投军”等情节,宝卷中均未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薛仁贵征东故事广为流传,为群众所熟知;另一方面,作为宗教讲唱文学,宝卷旨在宣扬“忠孝仁义”“善恶到头有天定”,并不像鼓词那样一味地追求情节丰富性和生动性,而是更加注重情节的简化和完整性。这一点在宝卷和鼓词等民间艺术形式的交互影响中,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二)忠义故事宝卷

河西走廊民间宝卷的另一个主题是宣扬忠义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在家父慈子孝,在朝则君臣忠。忠义故事宝卷可以分为明君故事宝卷、精忠报国故事宝卷、铲除奸佞故事宝卷、惩治罪犯故事宝卷。

1.明君故事宝卷

河西宝卷中有颂扬康熙、乾隆清代治国明君的宝卷,如《康熙宝卷》《乾隆私访白却寺》等。这些宝卷中的康熙、乾隆皇帝为民做主,私访各地,诛杀反贼,惩治恶霸,救助百姓,是民众心中的好皇帝。